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史 記

(六十)

司馬遷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史 記

(六十)

著 遷 馬 司

書 叢 本 基 學 國

# 史記

## 卷八十八

###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鶩鶩音邀又自齊事秦昭王官至上卿秦莊襄王元年蒙鶩爲秦將

伐韓取成臯滎陽作置三川郡二年蒙鶩攻趙取三十七城始皇三年蒙鶩攻韓取十三城五年蒙鶩攻

魏取二十城作置東郡始皇七年蒙鶩卒鶩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嘗書獄典文學鶩謂恬嘗學獄法遂作獄官文學始皇

二十三年蒙武爲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虜楚王蒙恬弟毅始皇二

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爲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爲內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

河南河南勝等州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臨洮屬隴西至遼東遼東郡在遼水東始皇長延袤

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陽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透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

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

爲內謀名爲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廣曰徐

野合野合者劉氏云蓋其父犯宮刑妻子沒爲奴婢妻後其母被刑僂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於獄法

舉以爲中車府令。高卽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官籍。帝以高之敦於事也，徐廣曰：敕一作敏。赦之，復其官爵。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勝州連谷縣是。直抵

甘泉，在雍州宮。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

並音白浪反，海上北走琅邪，音趨，趨亦向義於字則飛。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邱崩，祕

之。羣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於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

而不爲己也，因有賊心，乃與丞相李斯、少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爲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

蘇蒙恬死，扶蘇已死，蒙恬疑而復請之，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爲護軍使者，還報胡亥

已聞扶蘇死，卽欲釋蒙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毅還至，趙高因爲胡亥忠計，欲以滅蒙氏，乃言

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俞卽諭也，音與。

謂知太子賢而諭久不立，是不忠也。以臣愚意，不若誅之。胡亥聽而繫蒙毅於代，今代州也，因禱。前已囚蒙恬於陽周，

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爲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曰：臣聞故

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荊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

之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

以爲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徐廣曰：一無此字。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

使羣臣不相信。而外使鬪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爲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曲宮名曲令蒙

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爲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

對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則臣少宦。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蒙毅言已少事始皇。順旨蒙對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則臣少宦。順幸沒世。可謂知上意也。以臣不

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諸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夫先主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

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以避死也。爲羞累先主之名。願大夫爲慮焉。使臣得死情實。且夫順

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

昭襄王。毅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爲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爲

不明。以是籍於諸侯。言其惡聲狼籍。布於諸國。而劉氏云。諸侯皆記其惡於史籍。非也。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無辜。唯

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遂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

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

勢足以倍畔。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緥。周公旦負

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且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

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爲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

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爲亂乎。殺言之者。而反

周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參謂三癩伍卽五大夫欲參伍更議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亂。一作辭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則身死國亡臣故曰

過可振而諫可覺也。

此故曰者必先志有此言蒙恬引之以成說也今不知出何書耳振者救也然語亦倒以言前人受諫可覺則其過乃可救

察於參伍上聖之

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爲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瀋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爲秦築長城亭障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瘡傷者未瘳而恬爲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索隱述贊曰蒙氏秦將內史忠賢長城首築萬里安邊趙高矯制扶蘇死焉絕地何罪勞人是僇呼天欲訴三代良然

考證

蒙恬列傳始皇二十三年蒙武爲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虜楚王○臣照按此與年表同與本紀不合本紀二十三年虜荆王二十四年項燕自殺  
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爲秦將攻齊大破之○臣照按本紀及年表攻齊者將軍王賁皆不

言有豪恬或恬此時亦從軍非大將。

卷八十九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張耳吳芮勢侔楚漢位埒齊韓俱懷從沛之心咸享誓河之業爵在列侯之上家傳累代之基長沙既曰令終趙王亦謂善始並可列同世家焉。

張耳者大梁人也。留大梁城是也。今陳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為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晉灼曰命者

逃崔浩曰亡無也命名也逃匿則削除名籍故以逃為亡命地理志外黃屬陳留。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如淳曰父時

丁禮反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為請決嫁之張耳。謂女請父客為決

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為外黃令名由此益賢。

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張晏曰苦陘漢章帝改曰漢昌音邢邢州唐昌縣富人公乘氏以其女

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為刎頸交。齊生秦之滅大梁也張耳

家外黃高祖為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月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

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以自食。張晏曰監門里正衛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笞

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曰一作徐廣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

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案門者即餘耳也。自以其名而號令里中。

詐更別求也。陳涉起，斬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即大喜。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堅執銳，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為王。

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為王不可；願將軍立為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為無道，破人國家，

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除殘也。今

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

與衆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

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解，紀實反，言天下諸侯見陳勝稱王，陳皆解墮不相從也。陳涉不聽，遂立為王。陳餘乃復說陳王曰：

大王舉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豪傑及地形，願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

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邵騷為護軍，以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北略趙地。武臣等從白

馬渡河。案，酈食其云：白馬之津，則白馬津是渡處。其地與黎陽對岸。至諸縣，說其豪傑曰：案，鄧展曰：至河北縣說之。秦為亂政虐刑，以殘賊天

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案，漢書音義曰：嶺有五，因以為名。在交阯界中也。外

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歛。案，漢書音義曰：家頭數出穀以箕斂之。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

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應。家自為怒，人自為鬪，各報其



怨而攻其讎。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傑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爲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案漢書范陽令徐公竊聞公之將死。故弔之。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爲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鯨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刃公之腹中者。東方人以物插地皆爲傳。徐廣曰。傳音載。李奇曰。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爲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爲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卽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

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却蘇林曰戲地名却兵又聞諸將爲陳王狗地多以讒毀得罪

誅怨陳王不用其策不以爲將而以爲校尉乃說武臣曰陳王起斬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將軍今以

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晉灼曰介音戛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脫於禍又

不如立其兄弟不卽立趙後將軍毋失時時間不容息以言舉事不可失時時機武臣乃聽之遂立

爲趙王以陳餘爲大將軍張耳爲右丞相邵騷爲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

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

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爲成都君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

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

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

騫略上黨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爲燕王徐廣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聞出爲燕軍

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

廝養如淳曰廝賤者也公羊傳曰廝役廝養章昭曰析薪爲廝炊爨爲廝吾爲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

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

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

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張晏曰言其不用兵革。策杖音丈。箠音之。委反。此亦各欲南面而

王。豈欲爲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爲

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

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尙易燕。况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徐廣曰平原君傳曰事成執右券以貴也。

券契義同耳。滅燕易矣。燕將以爲然。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

邑。志屬常山。地理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人遺李良書不封。張晏曰欲其曰。良嘗事我得

顯幸。良誠能反趙爲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乃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

騎。李良望見。以爲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

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爲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

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乃遂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邵騷。趙人多爲張耳陳餘耳目

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張耳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獨立。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

案羈旅勢弱。難以立功也。獨有立六國趙王之後。可以成功。乃求得趙歇。徐廣曰正月也。音烏轄。反。駟案張晏曰趙之苗裔。立爲趙王。居信都。徐廣曰後項羽改曰

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李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

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餉

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繫陳澤音釋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爲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爲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十中冀一兩勝秦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爲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繫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願以爲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張繫陳澤先嘗秦軍。崔浩云嘗猶試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徐廣曰。三年十二月也章邯引兵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虜王離。涉間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繫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繫陳澤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以爲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怨責也豈以臣爲重去將哉。案重訓難也。或云重惜也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辭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音陳餘如廁還亦遂趨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郤。趙王歇復居信都。張耳從項羽諸侯入關。漢元年二月。項羽立諸侯

王張耳雅遊韋昭曰雅素也鄭氏云雅故也韋昭云雅素然素亦故也雅游言慣游從故多爲人所稱譽人多爲之言項羽亦素數聞張耳賢乃

分趙立張耳爲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國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陳

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地理志屬勃海郡故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也卽以南皮旁三縣以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徐廣

曰郡代縣張耳之國陳餘愈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及齊王田榮畔楚陳餘

乃使夏說說田榮曰下音式銳反項羽爲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

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爲扞蔽田榮欲樹黨於趙以反楚乃遣兵從陳餘陳餘因悉三縣兵襲常山王張

耳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曰漢王與我有舊故張晏曰漢王爲布衣時嘗從張耳游而項羽又彊立我我欲之楚

張晏曰羽既彊盛又爲所立是以狐疑莫知所往也甘公曰文穎曰善說星者甘氏也天官書云齊甘公藝文

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彊後必屬漢故耳走漢徐廣曰漢王亦還定三秦方

圍章邯廢邱張耳謁漢王漢王厚遇之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爲趙王趙王德陳餘

立以爲代王陳餘爲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傅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

欲與俱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

於彭城西陳餘亦復覺張耳不死卽背漢漢三年韓信已定魏地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徐廣

月斬陳餘泚水上地理志音脂則蘇音爲得郭景純注山海經云泚水出常山中邱縣在趙州贊皇

縣界追殺趙王歇。襄國漢立張耳爲趙王。徐廣曰：四年十一月，駟案漢書四年夏。漢五年，張耳薨，諡爲景王。子敖嗣立爲趙

王。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爲趙王敖后。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韞蔽，自上食。徐廣曰：禮

甚卑，有子婿禮，高祖箕倨，甚慢易之。崔浩云：風。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徐廣曰：田叔傳

人皆怒，然則或宜言六十餘人。故張耳客也，生平爲氣，乃怒曰：吾王孱王也。孟康曰：音如潑，潑之海，冀州人謂懦弱

願音仕連反。說王曰：夫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爲王殺之。張敖齧其

指出血。小顏云：齧指以表至誠爲其約誓。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高祖力也。願

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

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滂王爲乎？漢書作汗，蕭該音。故反說文云：汗，穢也。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桓還

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謂於柏人縣館舍壁中，著人欲爲變也。柏人故城在邢州柏人縣西北十二里，卽高祖宿處。要之置。置也。文穎云：

置人於廁壁中，以伺高祖也。張晏云：壁空之，令人止中也。今按云：置廁者，置人於復壁中，謂之置廁。廁者，隱側之處，因以爲言也。亦音側。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爲何？曰：

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

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爲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轆車

膠致。謂其車上著板，四周如檻。形膠密不得開送致京師也。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羣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

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爲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

烈。案徐廣曰丁劣反。案張晏云燕灼也。說文云燒也。應劭云以鐵刺之。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

私情相問。以中大夫泄公曰。史有泄私姓也。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上使泄

公持節問之。復輿前。徐廣曰。復音鞭。案章昭曰。輿如今輿牀。人與以行。一名編齊魯已北名爲筍郭璞

三着注云。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驩。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

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願爲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具道本指所以爲者。王不知狀。

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爲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

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

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

絕航。遂死。章昭曰。航咽也。蘇林云。航頭大脈。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敖已出。以尙魯元故。封爲

宣平侯。章昭曰。尙奉也。不敢言取。崔浩云。奉事公主。小顏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張王入關。

無不爲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爲二千石。張敖高后六年薨。案關中

記曰。張敖家。在安陵東。魯元公主墓。在咸陽縣西北二十五里。子偃爲魯元王。以母呂后女故。呂后封

爲魯元王。其母號而封也。元王弱。兄弟少。乃封張敖他姬子二人。壽爲樂昌侯。徐廣曰。漢紀張繡傳

曰。張敖之子壽封樂昌侯。

食細陽之池陽鄉也。侈為信都侯。高后崩。諸呂無道。大臣誅之。而廢魯元王及樂昌侯信都侯。孝文帝即位。復封故

魯元王偃為南宮侯。續張氏。有罪絕信都侯名侈。樂昌侯名壽。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非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

居約時。義曰。在貧賤時也。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同語者信也。謂然諾相信。雖死不顧也。及據國爭權。

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傳云。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則從。君無勢則

去此固兵理也。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索隱述贊曰。張耳陳餘。天下豪俊。忘年羈旅。刎頸相信。耳圖鉅鹿。餘兵不進。張既望深。陳乃去印。勢利傾奪。陳末成變。

考證

張耳陳餘列傳。乃卒為請決。嫁之張耳。索隱謂女請父客為決。絕其夫而改嫁張耳。○余有丁曰。卒為請決。乃父客為之。注誤。李光縉曰。去抵父客云者。婦人謂嫁曰歸。則視歸寧為客也。下父客客字疑衍。必若注所云。則方喪其夫。遽去抵父之賓客。何說。且是女之擇賢夫。必與凡女不同。卒為請決云者。父為請之張耳。如呂公請之沛公。願為季箕帚妾者是也。臣照按亂世何事不有。史明曰。逃去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為之請決。去其夫而嫁張耳。亦何用致疑別生支節哉。

恐天下解也。正義解紀賣反。言天下諸侯見陳勝稱王。王陳。皆懈惰不相從也。○凌稚隆曰。按漢書



注解謂離散其心也。

頭會箕斂集解。駟按漢書音義曰。家人頭數出穀以箕斂之。○此段集解明有脫落。漢書注服虔曰。吏到其家人。人頭數出穀以箕斂之。

况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徐廣曰。平原君傳曰。事成執右券以責也。券契義同耳。○臣照按左提右挈。謂彼此扶助。猶云相救若左右手也。徐廣以挈爲契。未詳何本。

要之置。○臣照按觀索隱語。則置下有一廟字。漢書亦有廟字。

## 卷九十

###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爲寧陵君。案彭越傳云。魏豹。魏王咎從弟。真魏後也。晉灼云。寧陵。梁國縣也。卽今寧陵是。秦滅魏。

遷咎爲家人。陳勝之起王也。王。咎往從之。陳王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與立周市爲魏

王。周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此取以爲說也。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齊趙使車

各五十乘。立周市爲魏王。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立咎爲魏王。徐廣曰。元年十二月也。章邯已破

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二里。本漢縣。魏王乃使周市出。請救於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

隨市救魏案項它楚將田巴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咎爲其民約降約定咎自燒殺魏豹

亡走楚徐廣曰楚懷王子魏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項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豹爲魏

王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漢元年項羽封諸侯欲有梁地乃徙魏王豹於河東都平陽晉州今爲西魏王

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臨晉在同魏王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敗還至滎陽豹請歸視親

病至國卽絕河津畔漢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楚未及擊謂酈生曰緩頰往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戶封

若酈生說豹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莊子云無異騏驥之馳過隙則謂馬也小顏云白駒謂日影也隙壁隙也以言速疾若日影過壁隙也

今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耳非有上下禮節也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遣韓信擊虜豹

於河東魏徐廣曰傳詣滎陽以豹國爲郡魏案高祖本紀曰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遂

殺魏豹

彭越者昌邑人也字仲邱故城在曹州城武縣東北三十三里常漁鉅野澤中爲羣盜陳勝項梁之起少

年或謂越曰諸豪傑相立畔秦仲可以來亦效之彭越曰兩龍方鬪且待之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

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爲長越謝曰臣不願與諸君少年彊請乃許與期旦日出會後期者斬謂明日也

朝日出旦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爲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

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乃令徒屬徒屬皆大驚

畏越莫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碭北擊昌邑。碭唐朝反。宋州碭山縣。彭越助之。昌邑

未下。沛公引兵西。彭越亦將其衆居鉅野中。收魏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彭越衆萬餘人。毋所屬。漢

元年秋。齊王田榮畔項王。漢乃使人賜彭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楚命蕭公角。蕭縣令。楚縣令稱公。角名。將兵

擊越。越大破楚軍。漢王二年春。與魏王豹及諸侯東擊楚。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於外黃。漢王曰。彭

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亦魏王咎從弟也。真魏後。乃拜彭越爲魏相國。擅將其

兵。略定梁地。梁地。魏也。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復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河上。漢王

三年。彭越常往來爲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於梁地。漢四年冬。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彭越攻下睢陽外

黃十七城。睢陽。宋州宋城也。外黃。在汴州雍邱縣東也。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城。臯府汜水。河南自東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復

爲楚。于僞反。越將其兵北走穀城。在齊州東阿縣東二十六里。漢五年秋。項王之南走陽夏。陳州太康縣也。彭越復

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穀十餘萬斛。以給漢王食。漢王敗。使使召彭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尙畏楚。

未可去。漢王追楚。爲項籍所敗。固陵。宛邱縣西北三十二里。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爲之奈何。留侯曰。

齊王信之立。非君王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爲魏相國。今豹死

毋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與此兩國約。卽勝楚。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相國。從宋州已

曹濮汴滑。從陳以東傅海。東至海。井淮南淮陰之邑。盡與韓信。韓信又先有故齊舊地。與齊王信。齊王信

家在楚。此其意欲復得故邑。君王能出捐此地許二人。二人今可致。即不能。事未可知也。於是漢王乃發使使彭越如留侯策。使者至。彭越乃悉引兵會垓下。垓州在遂破楚。五年。項籍已死。春。立彭越為梁王。都

定陶。曹州。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十年秋。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至邯鄲。徵兵梁王。梁王稱

病。使將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為禽

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王怒其太僕。欲斬之。太僕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

掩梁王。梁王不覺。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張晏曰。扈輒勸越反不聽。而云反形已具。有

具。請論如法。上赦以為庶人。傳處蜀青衣。蘇林云。縣名。今為臨邛。說為是。西至鄭志。鄭屬京

兆。華州。逢呂后從長安來。欲之雒陽。道見彭王。彭王為呂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

東至雒陽。呂后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唯季反。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令

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廷尉王恬關奏請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國除。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言魏地闊。如席卷舒。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一作徐廣曰。

亦有喋血語也。音喋。喋猶踐也。殺敵踐血而行。孝文紀。喋血京師是也。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

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

不辭云。

索隱述贊曰魏咎兄弟因時而王豹後屬楚其國遂亡仲起昌邑歸漢外黃往來聲援再續軍糧徵兵不往殖醢何傷

### 考證

魏豹彭越列傳封爲寧陵君。晉灼云寧陵梁國縣也。卽今寧陵是。○臣照按漢地理志陳留郡有寧陵縣。孟康曰故葛伯國。今葛鄉是。後漢郡國志梁國寧陵故屬陳留。晉地理志梁國寧陵故葛伯國。水經注汜水又東逕寧陵縣之沙陽亭北。故沙隨國矣。春秋左傳成公十六年秋會於沙隨。謀伐鄭也。杜預釋地曰在梁國寧陵縣北沙陽亭是也。世以爲堂城非也。又曰汜水又東逕葛城北。故葛伯之國也。葛於六國屬魏。魏襄王以封公子無咎。號信陵君。其地葛鄉卽是城也。在寧陵縣西十里。今按魏咎之封不見於戰國策。水經注所謂公子無咎者疑卽魏咎。信陵或寧陵之誤也。

## 卷九十一

###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地理志廬江有六縣。蘇林曰今爲六安也。布本姓英。英國名也。咎繇之後。布壽州安豐縣西南百三十三里。按黥布封淮南王都六卽此城。秦時爲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又春秋傳六與蓼咎繇之後。或封於英。六蓋英後改爲蓼也。秦時爲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楚漢春秋作豈是乎。故徐廣云一作豈。劉氏音祈。祈

者語辭也。人有聞者共俳笑之。謂衆共以布已論輸麗山。言布論決受黥竟麗山麗山之徒數

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迺率其曹偶亡之江中。為羣盜。謂徒之輩類陳勝之起也。布迺見

番君與其衆叛秦。聚兵數千人。番君以其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

之清波。引兵而東。聞項梁定江東會稽。時會稽郡所涉江而西。陳嬰以項氏世為楚將。迺以兵屬項

梁。渡淮南。英布蒲將軍亦以兵屬項梁。項梁涉淮而西。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項梁至薛。薛古城

也。聞陳王定死。迺立楚懷王。項梁號為武信君。英布為當陽君。當陽縣也項梁敗死。定陶懷王徙都彭城。

諸將英布亦皆保聚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使宋義為上將。范增為末將。項籍為次

將。英布蒲將軍皆為將軍。悉屬宋義。北救趙。及項籍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為上將軍。諸將皆屬項

籍。項籍使布先涉渡河擊秦。布數有利籍。迺悉引兵涉河。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定兵常勝。功冠諸侯。

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衆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新安故城在河南又使布等夜

擊坑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今問音紀。反問道即他道也。

若義遂得入至咸陽。布常為軍鋒。案漢書作楚項王封諸將。立布為九江王。都六。漢元年四月。諸

侯皆罷戲下。各就國。項氏立懷王為義帝。徙都長沙。迺陰令九江王布等行擊之。其八年。布使將擊義帝。

追殺之。郴縣。州有義帝冢及祠漢二年。齊王田榮畔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

追殺之。郴縣。州有義帝冢及祠漢二年。齊王田榮畔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

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謂讓召布。

音義謂責也。漢書

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三年，漢王擊

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

虞，今宋州虞城也。

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

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爲我使淮南，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

曰：臣請使之。迺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因太宰主之。

案漢書音義曰：淮南太宰作內主也。章昭曰：主舍也。太宰掌膳食之官。三日不得

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不見何，必以楚爲彊，以漢爲弱。此臣之所以爲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

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迺言之。王見之，

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

與項王俱列爲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爲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板築。

李奇曰：板，牆板也。築，杵也。以爲

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之，爲楚軍前鋒。今迺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

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騷淮南之兵。

騷音掃。案

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撫萬人

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執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

爲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爲弱也。夫楚兵雖強，天下負之不義之名。

負猶被也。以其

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恃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臯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

徼乘塞

徼謂邊境亭郭以徼繞邊陲常守之也乘者登也登塞垣而守之

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

齊還當經梁地八

九百里邇得羽地案

服虔曰梁在楚漢之中央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臯漢堅守而

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

徐廣曰恃一作罷言其已困不足復苦也案漢書作罷音皮

使楚勝漢則諸

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

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爲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留數

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況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

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

南王在淮

方急責英布發兵舍傳舍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

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以構

成也

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

奏向也

布曰如使者教因

起兵而擊之耳於是殺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

且擊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王殺之故間行與何俱歸漢淮南王至

召布入見布甚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

禮令布折服已而美其帷帳厚其飲食多其從官以悅其心權道也於是迺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

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臯四年七月立布爲淮南王與擊項籍



漢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之垓下項籍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爲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腐音輔謂之腐儒言如腐敗之物不任用也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

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迺以隨何爲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爲淮南王都六九

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布七年朝陳八年朝雒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徧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

張晏曰欲有所會布所幸姬疾請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肥音徐廣曰賁音人姓名也姬數如醫家賁赫自以爲侍

中迺厚餽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王怒曰汝安從知之具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

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妾誣之請繫赫使人徵駟案一作徵驗淮南王淮南王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迺赦賁赫以爲將

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爲之奈何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爲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駟案漢書音義曰疏分也禹決江疏河是也尚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按裂亦是對文故知

疏即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案往年前年同耳使文相避也言此三人者

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者其人有籌策之計可問上

迺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

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令尹對曰東取吳荆王劉賈都吳蘇州閭城也西取楚交都徐州下

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

案太康地記云秦建敖倉於成臯又立庾故亦云敖庾也塞成臯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州來國歸重

於越身歸長沙潭州今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類也及爲之上者遠碁疏張置以會圍因而成多得道

之勝中者則務相絕遮要以爭便求利故勝負狐疑須計數而定下者則守邊隅趨作罪以自生於小地

然亦必不如察薛公之言上計云取吳楚并齊魯及燕趙者此廣道地之謂中計云取吳楚并韓魏塞成

臯據敖倉此趨遮要爭利者也下計云取吳下蔡據長沙以臨越此守邊隅趨作罪者也音鳥卦反上曰是計將安出令尹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

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麗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爲身不顧後爲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

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劉氏云薛公得封千戶蓋關內侯也迺立皇子長爲淮南王上遂發兵自將東擊布布之初

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以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

公籌之東擊荆荆王劉賈走死富陵縣在楚州盱縣在楚州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間如淳

曰地名也案地理志臨淮有徐縣僮縣北六十里杜預云徐在下郡僮縣東括地志云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四十里古徐國也爲三軍欲以相救爲奇或說楚將曰布

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戰其地爲散地。魏案漢書音義曰：謂散滅之地。近而易散。敗。今別爲三。彼

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遇。斬西會甄。甄。上。古。外。反。甄。下。持。瑞。反。甄。昭。

云。斬之。鄉名。漢書作奮。應劭音保非也。布兵精甚。上迺壁庸城。庸。地名也。鄧。展。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

與布相望。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爲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

人走江南。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哀王。徐。廣。曰。表。云。成。王。臣。吳。芮。之。子。也。綱。案。晉。灼。曰。芮。之。孫。固。或。曰。是。成。王。非。哀。王。也。傳。誤。也。使人給布僞與

亡。誘走越。故信而隨之。番陽。番。陽。鄉。名。鄆。縣。之。鄉。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縣。北。百。五。十。二。里。十。三。步。遂滅黥布。立

皇子長爲淮南王。封賁赫爲期思侯。期。思。故。城。在。光。州。固。始。縣。界。諸將率多以功封者。漢。書。曰。將。封。者。六。人。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皐陶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葛。反。疾。也。音。白。項

氏之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爲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爲世大僂。禍之興。自愛姬殖。

妒媚生患。竟以滅國。綱。案。媚。音。冒。媚。本。妒。也。漢。書。外。戚。傳。亦。云。成。結。寵。妾。妒。媚。之。誅。又。論。衡。云。以。不。得。言。媚。媚。是。媚。也。一。云。男。媚。曰。媚。

索。隱。述。贊。曰。九。江。初。筮。當。刑。而。王。既。免。徒。中。聚。盜。江。上。每。雄。楚。卒。頻。破。秦。將。病。爲。羽。疑。歸。受。漢。杖。賁。赫。見。毀。卒。致。無。妄。

### 考證

黥布列傳。共俳笑之。索隱謂衆共以俳優輩笑之。○臣照按。急就章云。倡優俳笑。觀倚庭。顏師古法。

曰。俳謂優之褻狎者也。言相與諧謔而非笑之。非以俳優輩相目也。

聚兵數千人。○監本脫人字。今添。

淮南王曰。○顧炎武曰。隨何說英布。當書九江王。不當書淮南王。歸漢之後。始立為淮南王也。蓋探之諸書。其稱未一。

言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臣照按言字疑衍。蓋從上信字訛寫也。

卷九十二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淮陰縣也。楚州。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李奇曰。無善行。可推舉。選擇。又不能治生

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張晏曰。下鄉縣屬淮陰也。案楚漢春秋。南昌作新昌。亭長者。主亭之

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葍食。張晏曰。未起而牀葍中食。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

下。淮陰城。北臨淮水。諸母漂。章昭曰。以水擊。祭為漂。故曰漂母。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

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蘇林曰。如言公子也。張晏曰。秦末多失國。言王孫公子尊之也。張晏曰。字王孫。非也。豈望

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

下。【集韻】徐廣曰：袴一作勝。勝，股也。音同。又云：漢書作跨同耳。【釋名】勝，音枯化。於是信執視之，俛出袴下。蒲，反。然尋此文作袴，欲依字讀，何爲不通袴下？卽勝下也。何必須要作勝下？於是信執視之，俛出袴下。蒲，伏。【通鑑】俛，音俯。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及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居戲下。【集韻】徐廣曰：無所知名。項梁敗，戲一作麀。【集韻】徐廣曰：戲一作麀。

又屬項羽，羽以爲郎中，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爲連敖。【集韻】徐廣曰：李奇云：楚官名。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張晏曰：司馬也。

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悅之。言於上，上拜以爲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卽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

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

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集韻】文穎曰：事，猶業也。張晏曰：無事用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

卽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大將，乃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

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

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

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晉灼曰。廢不收也。喑於鴉反。噁鳥路反。叱昌栗反。張晏曰。廢。偃也。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嘔音吁。漢書作姁。鄧展曰。姁。姁。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劓弊。忍不能予。音義曰。不忍授。此所謂婦人之

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

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

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

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劉氏云。用東歸之兵。擊東方之敵。此敵無不散敗也。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

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

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案秋

王逸注。楚詞云。銳毛為毫。夏落秋生也。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

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案說文云。檄。二尺書也。此云傳檄。謂為檄書。以責所伐者。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

漢王從關北出。岐州陳倉縣。定三秦。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

也。此云傳檄。謂為檄書。以責所伐者。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

漢王從關北出。岐州陳倉縣。定三秦。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

也。此云傳檄。謂為檄書。以責所伐者。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

散而還。信復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間。以故楚兵卒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彭城而却退

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欲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卽絕河關。蒲津關。今反漢與

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其八月。以信爲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塞音先得反。臨

關也。對舊信乃益爲疑兵。益張旌旗以疑敵者曰。陳船欲渡臨晉。劉氏云。陳船地名。在舊關之西。今之

陳船者。陳列船。陳欲渡河也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餗渡軍。罌。徐廣曰。瓶一作缶。服虔曰。以木押罌。罌以渡。韋昭

詐陳列船。艘於臨晉。欲渡河。卽此從夏陽。木押罌。餗度。襲安邑。安邑。故城。在絳

軍。襲安邑。臨晉。同州。東朝邑界。夏陽。在同州北。渭城界。襲安邑。安邑。故城。在絳

信遂虜豹。防臨晉耳。今安邑被襲。故豹遂降也而定魏。爲河東郡。今安

北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關與。徐廣曰。音余。關案李奇曰。夏說代相也。關。司馬彪。邯鄲國志

銅鞮縣西北二十里。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

井陘。擊趙。案地理志。常山石邑縣。井陘山在西。又穆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

艾縣。東十八里。卽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

新喋血。關與。喋音秋。非也。案陳湯傳。喋血萬里之外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

關。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爨。取薪也。蘇。取草也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

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

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爲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以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我。案輕我伐我。一本作輕來伐故。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案引兵入井陘。狹道出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案漢書音義曰。傳令軍中使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葦山而望趙軍。案如淳曰。葦音蔽。依山白覆蔽。謂令從間道小路向前。望見陳餘軍。即住仍須隱山自蔽。勿令趙軍知也。蔽者。蓋覆也。楚漢春秋作卑山。漢書作葦山。說文云。葦。蔽也。從竹卑聲。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傅歿曰。今日破趙會食。案如淳曰。小飯曰歿。言破趙後。乃當共飽食也。諸將皆莫信。詳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爲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案綿蔓水。一名阜將。一名四星。自井州流入井陘界。卽信背水陣陷之死地。卽此水也。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案卽六國時趙壁也。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詳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爲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



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將效首虜。休畢。賀如淳云。效致也。晉灼曰。效數也。鄭玄注。禮效猶呈見也。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

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尙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爲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效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鄙下李奇曰。鄙音騰。今高邑是。身死。泝上。今將軍涉西河此西河當馮翊也。音同州龍門河。從夏陽度者。虜魏王。禽夏說。闕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榆衣甘食音瑜。美也。恐滅亡不久。故廢止作業。而事美衣甘食。一曰。傾耳以待命者。滅亡不久。故也。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偷苟且也。慮不圖久故也。漢書作美衣。媮食。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罷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

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為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驛兵驛，案魏都賦曰：看驛順時。劉逵曰：驛亦謂以酒食驛兵士。故字從西乎。豈北首燕路。狩向也。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其簡牘或長尺也。言暴其所長於燕，音僕。暴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誼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為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為趙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間，宛在鄆州，葉在許州。得黥布，走入成皐。楚又復急圍之。六月，漢王出成皐，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脩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臥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文穎曰：謂趙人未嘗見發者。信引兵東，未渡平原，懷州有平原津。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軾，章昭曰：軾，今小車中隆起者。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眾，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

渡河齊已聽酈生即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濟南歷城縣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賣

己乃亨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

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

散近其室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

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

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爲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昌縣入海徐廣曰出東莞而東北流至北海都

邪箕縣東北至昌都入海徐所引蓋據水經與此小不同韓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

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

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濮州東南九十一里皆虜楚卒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

言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爲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爲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

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張晏曰發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且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

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變

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爲真王耳何以假爲乃遣張良往立信爲齊王徐廣曰徵

其兵擊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說齊王信張華曰武涉墓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

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色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爲厚交，爲之盡力用兵，終爲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尙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三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爲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宿衛執戟之人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爲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爲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張晏曰：背畔則大貴。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桀，連號一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燦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鬪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

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

張晏曰：折，敗也。北，奔北。

收滎陽。

傷成臯。

張晏曰：於成臯傷胸也。臣瓚曰：謂軍折傷。

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阻塞，而糧食竭於內。

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懸於

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效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

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出空

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

西鄉，在東，故曰西向也。

爲百姓請命。

士卒亡故，故云請命。

則天下風走而響

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

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

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

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爲善漢王，欲建萬世

之業，臣竊以爲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爲布衣時，相與爲刎頸之交，後爭張蠡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

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泝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爲天下笑。此

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

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蠡陳澤，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

蠹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亨。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爲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斷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林曰齊人名小器爲儋石。如今受鮎魚石器。不過一二石耳。一說一儋與一斛之餘。音都。蘇林解爲得之鮎音胎。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蟄之致螫。音適。騏驥之踟躕。一作踟也。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聵之指麾也。巨蔭反。又音琴。鄒氏吟音。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爲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佯狂爲巫。廣曰。徐本遂不用蒯通。蒯通曰。夫迫於細苛。不可與圖大事。拘於臣虜者。固無君王之意。說不聽。因去。佯狂也。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召齊王

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徐廣曰：以齊爲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張華曰：漂母在泗口南岸。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爲德不卒，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袴下者，以爲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項王亡將鍾離昧家在伊廬。徐廣曰：東海胸縣有伊廬鄉。案章昭曰：今中廬縣。里本春秋時廬戎之國也。秦謂之伊廬。漢爲中廬縣。項羽之將鍾離昧家在焉。素與信善。項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張晏曰：狡猶猾也。吳越春秋作郊兔，戰國策曰：東郭逵，海內狡兔也。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爲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常過樊，將軍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

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陳豨拜爲鉅鹿守。徐廣曰：表云爲趙相國將兵守代也。辭

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

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

至，必怒而自將。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一年，陳豨果反。自上

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弟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

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案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謝公也。姚氏案功臣表云：悼陽侯樂說淮陰舍人告信反者，未知孰是。信囚，欲

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舍人從上所來言，豨已

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強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長樂宮，信方懸鍾之室。信方

斬，曰：吾悔不聽蒯通之計，乃爲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

憐之。問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

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

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綱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

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張晏曰：以鹿喻帝位也。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

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爲陛下所爲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



可盡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索隱述贊曰：君臣一體，自古所難。相國深薦策拜登壇，沉沙決水，拔幟傳殄，與漢漢重歸，楚楚安，三分不議，僞遊可歎。

考證

淮陰侯列傳：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臣照按：風后握奇經四正四奇，其餘握奇說者曰：握奇卽下文所云游兵也。此奇兵亦是此類，猶言餘兵，非奇正之奇，乃奇偶之奇耳。

齊人蒯通。○顧炎武曰：先云范陽辨士蒯通，後云齊人蒯通，一傳互異。

容容無所倚。○顧炎武曰：容容卽顛顛字。

遂謝蒯通。索隱按漢書及戰國策皆有此文。○臣照按戰國策安得有韓信蒯通之事。索隱誤。

### 卷九十三

#### 韓王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韓王信者。信有韓信都案韓王信初為韓司徒後訛云申徒因誤以為韓王名耳。故韓襄王孽孫也。張晏曰：孺子為孽，何休注公羊以為孽賤子猶樹之有孽生也。漢書晁錯云：孽子悼惠王是也。長八尺五寸，及項梁之立楚後懷王也。燕齊趙魏皆已前

王唯韓無有後，故立韓諸公子橫陽君成為韓王。徐廣曰：二年六月也。都陽翟，故橫城在宋州宋城縣西南三十里。欲以撫定韓故

地，項梁敗死定陶，成犇懷王沛公，引兵擊陽城。南縣也。河使張良以韓司徒降下韓故地。徐廣曰：他本聲相近，字由此雜亂耳。今有申徒云，是司徒之後，言司徒轉為申。得信以為韓將，將其兵從沛公入武關，沛公立為漢王。韓信從入漢中，

迺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近地，而王獨遠居此，此左遷也。士卒皆山東人，跂而望歸，及其鋒東嚮。文銳欲東向，跂起踵也。鄭氏云：鋒，軍中將士氣鋒，章昭曰：其氣鋒銳欲東也。可以爭天下。漢王還定三秦，迺許信為韓王，先拜信為韓

太尉，將兵略韓地，項籍之封諸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就國，更以為列侯。徐廣曰：元年十一月誅成，駟案漢書曰：封為穰侯。及聞漢遣韓信略韓地，迺令故項籍游吳時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項籍在吳，漢二年

韓信略定韓十餘城。漢王至河南，韓信急擊韓王昌陽城，昌降。漢王迺立韓信為韓王。徐廣曰：二年十一月，常將韓兵從。三年，漢王出滎陽，韓王信、周苛等守滎陽，及楚敗滎陽，信降楚，已而得亡，復歸漢。漢復立以為韓

王，竟從擊破項籍，天下定。五年春，遂與剖符為韓王。王穎川，明年春，徐廣曰：即五年之二月，駟案漢書曰：六年春。上以韓信

材武，所王北近鞏洛，南迫宛葉，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迺詔徙韓王信王太原，以北備禦胡。都晉陽，信

上書曰：國被邊，李奇曰：被首被馬反。匈奴數入，晉陽井州去塞遠，請治馬邑。朔州。上許之，信乃徙泊馬邑。秋，匈奴

冒頓大圍信又音莫報反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因

與匈奴約共攻漢反以馬邑降胡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州縣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

奴與其將白土人張晏曰白土縣名屬上郡鼻丘臣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為王復收信敗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

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廣武故城在代州雁門縣界也至晉陽與漢兵戰漢大破之

追至於離石州縣石後復破之匈奴復聚兵樓煩雁門郡樓煩縣西北漢令車騎擊破匈奴匈奴常敗走漢乘

勝追北聞冒頓居代上谷今高皇帝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朔州定上

出白登姚氏案北疆記桑乾河北有白登山冒頓圍漢高之所今猶有壘壁匈奴騎圍上上乃使人

厚遺閼氏音支單于嫡妻號若皇后閼氏乃說冒頓曰今得漢地猶不能居且兩主不相厄居七日胡騎

稍引去時天大霧漢使人往來胡不覺護軍中尉陳平言上曰胡者全兵駟案漢書音義曰請令彊

弩傳兩矢外嚮音附徐行出圍入平城漢救兵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韓信為匈奴將兵往來

擊邊漢十年信令王黃等說誤陳豨十一年春故韓王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蘇林曰代地也

距漢漢使柴將軍擊之奇晉灼云奇武之子應劭說為得此時奇未為將遣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

畔亡而復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韓王信報曰陛下擢僕

起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榮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

降之。此二罪也。今反為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日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夫種范蠡也。大今僕有三罪於陛下，而欲求活於世，此伍子胥所以債於吳也。蘇林曰：債音奮，張晏曰：債，餽也。今僕信知歸漢必死，故引子胥以為辭。

亡匿山谷間，旦暮乞貸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音痿，音耳，誰反，音耳，睡反，於義為疎，張揖云：痿不能行，衰紀云：帝即位痿痺是也。盲者

不忘視也，勢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韓王信，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頽當城。音義曰：縣名，章

昭曰：在匈奴地。生子，因名曰頽當。韓太子亦生子，命曰嬰。至孝文十四年，頽當及嬰率其衆降漢，漢封頽當為弓

高侯。案地理志：河間有弓高縣也。嬰為襄城侯，名功臣，屬魏都。吳楚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

徐廣曰：壯。傳子至孫，孫無子，失侯。嬰孫以不敬失侯。徐廣曰：表云：嬰子澤，元朔四年不敬，國除。頽當擊孫韓嫣。案：驪案

曰：音鄙，陵之鄙，音偃。貴幸，名富顯於當世。其弟說再封，數稱將軍，卒為案道侯。子代。徐廣曰：音義，又一言反，又休延反，並通。

坐法死。後歲餘，說孫曾。案：博物志：字季君也。拜為龍領侯。續說後，頽五格反，又作頽，音洛。龍領

表云：韓說，元朔五年從大將軍有功，封龍領侯，以酎金坐免。元封元年，擊東越有功，封按道侯。征和二年，孫子會復封為龍領侯。漢書功臣表云：武後元年，說孫曾紹封龍領侯。漢表是也。

盧綰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親謂父也。及生男，高祖盧綰同日生。里中持

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盧綰壯，俱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羊酒。

高祖為布衣時，有吏事，辟匿。盧綰常隨出入上下，及高祖初起沛，盧綰以客從入漢中，為將軍，常侍中，從

東擊項籍，以大尉常從。出入臥內，衣被飲食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盧

綰封爲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渭南蕭何起未央宮處也。漢五年冬，以破項籍，迺使盧綰別將與劉

賈擊臨江王共尉破之。李奇曰：共敖子。七月，還從擊燕王臧荼。臧荼降，高祖已定天下，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

人，欲王盧綰爲羣臣缺望也。章昭曰：缺，猶冀也。缺，猶望也。又音全。章昭音冀。及虜臧荼，迺下

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以爲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盧綰，皆言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下，

功最多，可王燕。」詔許之。漢五年八月，迺立盧綰爲燕王。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漢十一年秋，陳豨反，代地

高祖如邯鄲擊豨兵，燕王綰亦擊其東北。當是時，陳豨使王黃求救匈奴，燕王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

言豨等軍破，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見張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

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爲燕，欲急滅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爲虜矣。公何不令燕且

緩陳豨，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卽有漢急，可以安國。」張勝以爲然，迺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燕王綰疑

張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張勝，勝還，具道所以爲者。燕王寤，迺詐論他人，脫勝家屬，使得爲匈奴間，而陰使

范齊之陳豨，所欲令久亡。陳豨久亡，晉灼曰：使連兵勿決。漢十二年，東擊黥布，豨常將兵居代。漢使樊噲擊斬

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所。高祖使使召盧綰，綰稱病。上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

夫趙堯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綰愈恐，閉匿，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

夏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迺遂稱病不行。其左

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爲燕使。於是上曰。盧綰果反矣。使樊噲擊燕。燕王綰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高祖崩。盧綰遂將其衆亡入匈奴。匈奴以爲東胡。盧王綰爲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盧綰妻子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爲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不得見。盧綰妻亦病死。孝景中六年。盧綰孫他之。徒何反。以東胡王降。如淳曰。爲東胡王來。封爲亞谷侯也。徐廣曰。亞一作惡。

陳豨者宛胸人也。地理志屬齊陰下。又云梁人是。褚先生之說異也。宛胸。曹州縣也。太史公云。豨梁人。按宛胸。六國時屬梁。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高祖七

年冬。韓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迺封豨爲列侯。徐廣曰。功臣表曰。陳豨以特將卒五百人。前元

茶封豨爲陽夏侯。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兵。邊兵皆屬焉。豨常告歸過趙。趙相周昌見豨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

鄲官舍皆滿。豨所以待賓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言風己禮之。豨還之代。周昌迺求入見。見上。具言

豨賓客盛甚。擅兵於外數歲。恐有變。上乃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財物。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

通使王黃鼻丘臣所。二人。韓王信將。及高祖十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豨稱病甚。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

立爲大王。劫略趙代。上聞。迺赦趙代吏人。爲豨所誣。誤劫略者皆赦之。上自往。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漳

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爲也。趙相奏斬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豨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守尉反乎。

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爲常山守尉。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四人。

四人謁上。慢罵曰：「豎子能爲將乎？」四人慚伏。上封之，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徧行。」

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豨反，邯鄲以北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魏武帝奏事曰：「令邊檄書謂之羽檄，取其急速若飛鳥也。」未有至者，今惟獨邯鄲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戶封四人，以尉趙子弟。

皆曰：「善。」於是上曰：「陳豨將誰？」曰：「王黃、毋丘臣。」皆故賈人。上曰：「吾知之矣。」迺各以千金購黃、臣等。十一年冬，

漢兵擊斬陳豨將侯敞、王黃於曲逆下。定州北平縣東南十五里蒲陰故城是也。破豨將張春于聊城。州縣博斬首萬餘。太

尉勃入定太原代地。十二月，上自擊東垣。東垣不下，卒罵上。東垣降，卒罵者斬之。不罵者黥之。更命東垣

爲真定。王黃、毋丘臣其麾下受購賞之，皆生得。以故陳豨軍遂敗。上還至洛陽，上曰：「代居常山北，趙迺從

山南有之遠，迺立子恆爲代王。徐廣曰：「都中都平遙縣西南十二里。」代、鴈門皆屬代。高祖十二年

冬，樊噲軍卒追斬豨於靈丘。州是。

太史公曰：韓信、盧縮，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傲一時權變，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內見

疑，疆大外倚蠻貊以爲援，是以日疏自危。事窮智困，卒赴匈奴，豈不哀哉！陳豨、梁人，其少時數稱慕魏公

子，及將軍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周昌疑之，疵瑕頗起，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於戲，悲

夫！夫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案隱述贊曰：韓、盧遺孽，始從漢中，剖符南面，徒邑北通，頑當歸國，龍領有功，盧縮親愛，羣臣莫同，舊燕是王，東胡計窮。

考證

韓王信盧綰列傳。韓王信者。集解徐廣曰。一云信都。索隱楚漢春秋云。韓王信都。恐謬也。諸書不言有韓信都。按韓王信初爲韓司徒。後訛云申徒。因誤以爲韓王名耳。○羅璧識遺曰。司馬遷班固漢史韓信傳贊中。皆稱兩韓信。據其說。韓王信古韓國之後。項羽殺成復立信爲韓王。都晉陽。與淮陰侯不同。劉知幾史通關遷固之繆曰。韓王名信都。古韓國後。姓姬則名信都者。非姓韓。亦不單名信。二史不別姬韓兩姓。且去韓王名下都字。遂與淮陰侯韓信無辨。余考班馬誤姬爲韓。誠如劉說。但謂韓王名信都。劉說亦差。按王充潛夫姓氏論云。沛公起張良屬焉。沛公使韓信略定韓地。立橫陽君爲韓王。而拜良爲信都。又曰信都者司徒也。或爲勝徒。漢功臣表云。張良以廐將從起下邳。以韓申都下韓。楚漢春秋作信都。信音申。史記亦作韓申徒。良傳直作韓司徒。蓋信都勝徒。皆司徒之聲轉。然則信都乃張良官名。卽非韓王名。知幾之說亦未免繆。尙何班馬責乎。

韓信從入漢中。迺說漢王曰。○顧炎武曰。韓王信說漢王語。乃淮陰侯韓信語也。以同姓名而誤。及高祖十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臣照按高紀十年七月。太上皇崩。八月。陳豨反。韓信傳亦云。漢十年。信令王黃等說誤陳豨。至淮陰傳則作十一年。是時高祖固在邯鄲。豨等未畢也。馬遷誤耶。抑別有意也。田叔傳亦云。陳豨反代漢十年。高祖往誅之。



自立爲大王。○陳子龍曰：本代王，訛爲大者，北音相誤也。不罵者黥之。○高紀云：不罵者原之。

卷九十四

田儻列傳第三十四

田儻者，狄人也。徐廣曰：今樂安臨濟縣也。西狄故縣城。故齊王田氏族也。儻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宗彊能得人。弟橫，各遜爲王。榮、井、王、三齊。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儻詳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儻欲殺令，故詐縛奴而以謁也。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儻田氏當王，遂自立爲齊王。徐廣曰：二世元年九月也。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儻因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請救於齊，齊王田儻將兵救魏。徐廣曰：二年六月。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魏軍，殺田儻於臨濟下。儻弟田榮收儻餘兵，走東阿。齊人聞王田儻死，迺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爲齊王，田角爲相，田間爲將，以距諸侯。田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田榮之急，迺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而田榮怒齊之立假，迺引兵歸，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齊相角亡，走趙。角弟田間前求救趙，因留不敢歸。田榮乃立田儻子市爲齊王。徐廣曰：二年八月。榮相之，田橫爲

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告趙齊，發兵共擊章邯。田榮曰：「使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迺肯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義。」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曰：「螻螻手則斬，手螻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螻音芳，伏反。螻音騰，又音釋。按螻毒蛇，長二三丈，嶺南

北有之，應長一二尺，頭腹皆一，說文云：應。螻音芳，伏反。螻音騰，又音釋。按螻毒蛇，長二三丈，嶺南博三寸，首大如擘，擘，手大指也。音步。歷反。今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直手足戚也。身非手足，憂也。瓚曰：於楚趙，非手足之親，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齟齬用事者墳墓矣。如淳曰：齟齬，猶齟齬也。瓚曰：按秦重得志，非但辱身墳墓，亦發掘矣。若子胥，鞭荆平王墓，一云墳墓言死也。楚趙不聽，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破楚兵，楚兵東走。而

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往救趙，由此怨田榮。項羽既存趙，降章邯等，西屠咸陽，滅秦而立侯王也。迺徙齊王田市、市更王膠東，治卽墨。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為齊王，治臨淄。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項羽立田安為濟北王，治博陽。田榮以負項梁不肯出兵，助楚趙攻秦，故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王。項王既歸，諸侯各就國。田榮使人將兵

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田都亡走楚。田榮留齊王市，無令之膠東。市之左右曰：「項王疆暴，而王當之膠東，不就國，必危。」市懼，迺亡就國。田榮怒，追擊殺齊王市於卽墨，還攻殺濟北王安。於是田榮迺自立為齊王，盡并三齊之地。都王齊，田安，王濟北。項王聞之，大怒，迺北伐齊。齊王田榮兵敗，走平

原。徐廣曰：三年正月，平原德州也。平原人殺榮，項王遂燒夷齊城郭，所過者盡屠之。徐廣曰：立齊人相聚畔之。

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徐廣曰假走楚楚殺而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

羽聞之迺釋齊而歸擊漢於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滎陽以故田橫復得收齊城邑。徐廣曰四月立田榮子

廣爲齊王而橫相之專國政政無巨細皆斷於相橫定齊三年漢王使酈生往說下齊王廣及其相國橫

橫以爲然解其歷下軍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初使華無傷田解軍於歷下以距漢漢使至迺罷守

戰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漢將韓信已平趙燕用蒯通計度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齊王廣相橫

怒以酈生賣己而亨酈生齊王廣東走高密。徐廣曰高一作假相橫走博陽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於

膠東楚龍且救齊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與曹參破殺龍且。徐廣曰十一月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

齊守相田光至博陽而橫聞齊王死自立爲齊王還擊嬰嬰敗橫之軍於贏下。晉灼曰泰山贏縣也

縣東北田橫亡走梁歸彭越彭越是時居梁地中立且爲漢且爲楚韓信已殺龍且因令曹參進兵破殺

田既於膠東使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千乘。千乘故城在淄州韓信遂平齊乞自立爲齊假王。徐廣

月也漢因而立之後歲餘漢滅項籍漢王立爲皇帝以彭越爲梁王田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

海居島中。章昭曰海中山曰島按高帝聞之以爲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

中不收後恐爲亂迺使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酈商爲漢將而

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爲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高皇帝迺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卽至人馬從者敢

動搖者致族夷。迺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迺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橫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集解曰：如淳曰：四馬下足為乘傳。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廐置。集解曰：應劭曰：尸鄉在偃師。橫謝使

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迺為亡虜，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亨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

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尙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音捧奉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

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集解曰：齊田橫墓在偃師西十五里。崔豹古今注云：雍露蒿里，送哀歌也。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而作悲歌，言人命如雍上露，易晞。既葬，二客滅。至李延年乃分為二曲。雍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逝者歌之，俗呼為挽歌。

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迺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尙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迺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兩人。集解曰：蒯通者，善為長短說。言欲令此事短說之，故戰國策亦名曰短長書是也。論戰國之權變，為八十一首。集解曰：案漢書曰：號為雋永，永一作求。書名也。雋音松，兗反。通善齊人安期生，安

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策，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田橫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集解曰：言天下非無善畫之人，而不知圖畫，田橫及其黨黨義死節之事，何故哉？歎畫人不知圖

也此

索隱述贊曰秦項之際天下交兵六國樹黨自置豪英田儋  
項寇立市相榮楚封王假齊破酈生兄弟更王海島傳聲

考證

田儋列傳非直手足戚也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齟齬用事者墳墓矣正義按秦重得志非但辱身墳墓亦發掘矣若子胥鞭荆平王墓一云墳墓言死也○董份曰斬手足則戚甚矣今三田於楚趙無親非特斬手足之戚也而使秦得志則墳墓齟齬非但蝮螫之害身也故曰何爲不殺注全謬

反擊項羽於城陽正義城陽濮州雷澤是○顧炎武曰正義以爲濮州雷澤縣非也漢書城陽郡治莒史記呂后紀言齊王乃上陽城之郡孝文紀言以齊劇郡立朱虛侯章爲城陽王而淮陰侯傳言擊殺龍且於濰水上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皆此地按戰國策貂勃對襄王曰昔王不能守王之社稷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敵卒七千禽敵反千里之齊當是時闔城陽而王天下莫之能止然爲棧道本關而迎王與后於城陽之山中王乃復反子臨百姓則古齊時已名城陽矣

## 卷九十四

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舞陽侯樊噲者沛人也。音快又吉外反沛徐州也以屠狗爲事。豕同故噲專屠以賣之與高祖俱隱

初從高祖起豐攻下沛高祖爲沛公以噲爲舍人從攻胡陵方與音房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監者秦

時御史監郡也豐下豐縣破之復東定沛破泗水守薛西。謂破其守與司馬尼戰碭東。張晏曰

秦將章邯司馬尼卻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也。文穎曰即官大夫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漢陽攻城

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文穎曰即復常從攻城陽漢陽東屠城陽也。按城陽近漢

陽而漢書作先登下戶牖。戶牖沛州東陳留縣東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間爵。孟康曰不

陽城大錯誤先登下戶牖。北九十一里東昏故城是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間爵。孟康曰不

執圭執帛比也如淳曰間或作聞呂氏春秋曰魏文侯東勝齊於長城天子賞文侯以上間從攻圍東郡

守尉於成武州縣。曹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一人賜爵五大夫從擊秦軍出亳南。案亳湯所都今

穀熟縣西南四十里河間守軍於扛里。地名破之擊破趙賁軍開封州縣。汴北以卻敵先登斬侯一

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七人賜爵卿從攻破楊熊軍於曲遇。音麟顯邑名也曲丘羽反攻宛

陵。地理志屬河南宛陵故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徐廣曰時賜

有封爵也顏云楚漢之際權設寵榮假其位號或得邑地或空受爵此例多矣約以秦制於義不

通從攻長社轅轅。許州理縣也轅轅門絕河津。南府東北五十里也東攻秦軍於尸南。偃師南攻秦

軍於犇音在汝州音破南陽守齶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鄧音鄧音擲在鄧州音以卻敵斬首二十

四級捕虜四十人賜重封張晏曰益祿也如淳曰正爵名也張晏曰益祿也如淳曰正爵名也張晏曰增封也張晏曰增封也張晏曰蓋為得也攻武關至霸上

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

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張晏曰酒酣也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

公項伯常肩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在營外聞事急乃持鐵盾入到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

音撞案漢書音義曰立帳下徐廣曰一本作立帷項羽曰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

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盡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

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王史追書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

至此為絕句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磨樊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獨騎一馬與樊噲等四人步

從從間道山下歸走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項羽亦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矣是日微樊噲入營讓

讓項羽沛公事幾殆謂責也亦或明日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噲爵為列侯號臨武

侯臨武縣遷為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北案如淳曰皆地名也晉灼曰白水今廣魏

縣也地理志無西丞似秦將名案西謂隴西之西縣白水水名出武都經西縣東南流言擊西雍

輕車騎於雍南破之於拱反從攻雍釐城先登擊章平軍好時昌縣案釐音胎案雍即扶風雍

穰城是章平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郎中騎將從擊秦軍騎壞東小顏

亦以為今之地名南二十里卻敵遷為將軍攻趙賁下鄆州縣槐里柳中咸陽灌廢丘最李奇曰以

晏曰最功第一也晉灼曰京輔治華陰灌北也案柳中即細柳也在長安西也灌謂以水灌廢丘城

陷其功最上也李奇曰廢丘即槐里也上有槐里此又言者疑此是小槐里非也案文云攻趙賁下鄆槐

里柳中咸陽總言所攻陷之邑別言以水灌廢丘其功特最也何者初至櫟陽州縣雍賜食邑杜之樊鄉

晉槐里稱其新名後言功最是重舉不欲再見其文故因舊稱廢丘也晉灼云檢地理志無煮棗功臣

嶺谷名子午一名樊鄉秦記曰長安正南山名秦從攻項籍屠煮棗表則有煮棗侯清河有煮棗城小顏

以為攻項籍屠煮棗合在河南非清河之城明矣今案續漢書郡國志在濟擊破王武程處軍於外黃攻

陰宛胸也鄒魯瑕丘薛州曲阜縣瑕丘兗州縣薛在徐州滕縣界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至滎陽

鄒魯瑕丘薛鄒魯瑕丘兗州縣薛在徐州滕縣界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至滎陽

益食平陰二千戶濟陽東北五里以將軍守廣武一歲項羽引而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假陳州太

康虜楚周將軍卒四千人圍項籍於陳陳州大破之屠胡陵兗州南項籍既死漢王為帝以噲堅守戰有

功益食八百戶從高帝攻反燕王臧荼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徐州更賜爵列侯

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為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高祖攻反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志云霍人縣屬太原郡括地志云霍人故城在代州繁峙縣界也至雲中縣北三百八十里定襄故城

先登降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多所殺傷也孟子曰善義謂之殘東垣遷為左丞相破得荼母叩



尹潘軍於無終廣昌。狐縣北七里。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參合。定襄縣界。軍

所將卒斬韓信破豨胡騎橫谷。欲蓋在代。斬將軍趙旣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太卜太僕

解福姓名人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其後燕王盧綰反。噲以相國擊盧綰破其丞相抵薊南

至一云抵者丞相之名。定燕地。凡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邑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

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八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二人。二千石以

下至三百石十一人。噲以呂后女弟呂須爲婦。生子伉。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祖嘗病甚。惡見

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中門。大臣隨之。上獨枕一

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

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願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綰反。高

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卽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滅戚氏

趙王如意之屬。高帝聞之。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卽軍中斬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

祖已崩。呂后釋噲。使復爵邑。孝惠六年。樊噲卒。諡爲武侯。子伉代侯。而伉母呂須亦爲臨光侯。高后時。用

事專權。大臣盡畏之。伉代侯九歲。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須媿媿音眷。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

帝旣立。乃復封噲他庶子市人爲舞陽侯。復故爵邑。市人立二十九歲卒。諡爲荒侯。子他廣代侯。六歲。侯

家舍人得罪他廣。怨之。乃上書曰：荒侯市人病，不能為人。言不能行人道。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他廣。他廣

實非荒侯子，不當代後。詔下吏。孝景中六年，他廣奪侯為庶人。國除。玄孫之子章為舞陽侯。邑千戶。封贈

曲周侯。曲周故城在洛州。鄴商者，高陽人。音歷高陽聚名屬陳。陳勝起時，商聚少年東西略人，得

數千。沛公略地至陳，留六月餘。鄴徐廣曰：月表曰：二世元年九月，沛公起兵。二世三年二月，陳留用

沛公也。事與鄴生傳及年表小不同。蓋史官意異也。徐注非也。言商先東，商以將卒四千人屬

沛公於歧。此地名關蓋在河南陳鄭之界。高紀云：鄴食其說沛公襲陳留，乃以食其為廣野君。

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此傳云屬沛公於歧。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沛公攻緱氏，絕河

津，破秦軍洛陽東。從攻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案漢書音義曰：漢中旬陽縣，旬水上之關。定漢中項

羽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將定北地。寧州上郡。破雍將軍

烏氏。音於然反。氏音支。縣名屬安定。漢書云：破周類軍柁邑。柁邑在隴州地理。蘇駟軍於泥

陽。徐廣曰：駟一作驪。北地縣名。駟者龍馬也。故城在寧州羅川縣北三十一里，泥谷水源

出羅川縣東北泥陽。源側有泉於泥中，潛流二十餘步而流入泥谷。又有泥陽湫，在縣東北四十里。

賜食邑武成六千戶。鄭縣東十三里。以隴西都尉從擊項籍軍。五月，出鉅野，與鍾離昧戰，疾鬪，受梁相國

印，益食邑四千戶。以梁相國將從擊項羽。二歲，三月，攻胡陵。項羽既已死，漢王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商

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徐廣曰：在燕趙之界。駟案先登陷陣，破荼軍易下。易縣卻敵，遷為右丞相。

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涿五千戶。涿州號曰涿侯。以右丞相別定上谷。涿州因攻代。受

趙相國印。以右丞相趙相國別與絳侯等定代。鴈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將軍已下至六百石十九

人。還以將軍爲太上皇衛。一歲七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以右丞相從高帝擊黥布。攻其前拒。

徐廣曰。一作和。駟謂拒方陳。拒音矩。拒音巨。鄒氏引左傳有左拒右拒。徐云。一作和。和軍門也。漢書作前垣。小顏以爲攻其壁壘之垣也。李奇以爲前鋒堅蔽若垣牆非也。陷兩陳。得以破

布軍。更食曲周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各一人。小將

二人。二千石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商事孝惠。高后時。商病不治。文類曰。其子寄。字況也。酈寄字

兄亦音況。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爲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乃使人劫酈

商。令其子況給呂祿。給欺也。詐也。音待也。呂祿信之。故與出游。而太尉勃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是歲。商卒。諡

爲景侯。子寄代侯。天下稱酈況賣交也。班固曰。夫賣交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爲功臣。而又執劫。雖擢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孝景前三年。

吳楚齊趙反。上以寄爲將軍。圍趙城。十月。不能下。得俞侯變布。案俞音舒。俞名在河東。自平齊來。乃下

趙城。滅趙。王自殺。除國。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爲夫人。蘇林曰。景帝皇后母臧兒也。景帝怒。下寄吏。有罪奪侯。

景帝乃以商他子堅封爲繆侯。徐廣曰。繆者更封邑名。諡曰靖。繆音穆。邑也。漢書無諡。續酈氏後。繆靖侯卒。子康侯。遂成立。遂

成。卒。子懷侯世宗立。徐廣曰。世一作他。世宗卒。子侯終根立。爲太常。坐法。國除。

汝陰侯。即今陽城。夏侯嬰。沛人也。爲沛廐司御。案楚漢春秋。公爲御也。每送使客。還過沛泗上亭。與高祖語。未

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也。嬰章昭曰：告，白也。高祖傷人。高祖時為亭

長，重坐傷人。傷人，其罪重也。告故不傷嬰。嬰結竟呼囚鞠語罪狀，囚若稱枉，欲乞鞠者許之也。嬰

證之後獄覆。案章昭曰：高帝自言不傷嬰，嬰證之，是獄辭翻覆也。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以是脫。高祖之初與徒屬

欲攻沛也，嬰時以縣令史為高祖使，上降沛一日。嬰上為子偽反，使所吏反。高祖為沛公，賜嬰爵七大

夫，以為太僕，從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張晏曰：胡陵，平所止。縣，何嘗給之，故與降也。平以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

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破李由軍雍丘下，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執帛。常以太僕奉車，從擊章邯軍

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珪，復常奉車，從擊趙賁軍，開封，楊熊軍曲遇，嬰從捕虜六十

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匱，案說文云：匱，匣也。謂得其時自相部署之印。因復常奉車，從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

戰疾，賜爵封轉為滕公。徐廣曰：令也。案鄧展曰：今沛郡公丘，漢書曰：嬰為滕令，奉車故號滕公。滕即公丘故城，是在徐州滕縣西南十五里。因復奉車，從攻

南陽，戰於藍田、芷陽。芷音止，地名。今霸陵也在京兆縣。以兵車趣攻戰疾，至霸上，項羽至，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

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敗，不利，馳去

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常蹶兩兒，欲棄之。蹶音厥，又巨月反。一音居衛反，漢書作蹶音撥。嬰常收，竟載之，徐行

面雍樹，乃馳。集解：服虔曰：高帝欲斬之，故嬰圍樹走也。面向樹也。應劭曰：古者皆立乘，嬰恐墜小兒，各置

人頸似懸樹也。蘇林與晉灼皆同。今則漢王怒行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無其言，或當時有此說，其應服之說蓋疎也。

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祈陽。徐廣曰：祈一作沂。蓋復常奉車。從擊項籍。追至陳。卒定楚。

至魯。益食茲氏。縣名也。地漢王立爲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嬰以太僕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

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以太僕從擊代。至武泉雲中。地理志：武泉屬雲中。二縣在朔州善陽縣界。益食千戶。因從擊韓。

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爲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閼氏。冒頓開圍一角。高帝

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向。卒得脫。益食嬰細陽千戶。地理志：汝南。復以太僕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

之。以太僕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功爲多。賜所奪邑五百戶。有罪過奪邑者以賜之。以太僕擊陳豨。黥

布。軍陷陣。卻敵。益食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爲太僕。竟高祖崩。以太僕

事孝惠。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之間也。宋州乃賜嬰縣北第一。曰：近我。以尊

異之。孝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

王代邸。與大臣共立爲孝文皇帝。復爲太僕。八歲卒。諡爲文侯。案姚氏云：三輔故事曰：滕文公墓在

公卿送嬰葬至東都門外。馬不行。措地悲鳴。得石椁。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乃葬之。子夷侯竈立。七年卒。子共侯賜立。三十一年卒。

子侯頗尚平陽公主。立十九歲。元鼎二年。坐與父御婢姦罪。自殺。國除。

穎陰侯灌嬰者。睢陽販繒者也。今陳州南穎縣西北十三里。高祖之爲沛公。略地至雍丘下。章邯敗

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初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扛里。疾鬪。賜爵七大夫。從攻秦。

軍毫南開封曲遇戰疾力曰疾攻之服虔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雒陽破秦軍尸北北絕河津

南破南陽守齧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珪號昌文君亦稱宣陵君皆非爵

土加美號耳沛公立為漢王拜嬰為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

於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他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

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謂食杜縣之平鄉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至彭城項羽擊大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

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張晏曰秦將降為公今反從擊破之攻下黃故城在曹州考城縣東二十四里西收兵軍於滎

陽楚騎來衆漢王乃擇軍中可為車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徐廣曰重泉屬馮翊故城在同州蒲城縣東南四十五里李

必駱甲習騎兵今為校尉可為騎將錄高祖功臣李必後黃門丞李遂為晉陽關內侯也漢王欲拜之必

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傅之附猶音隨從者灌嬰雖少然數力戰乃拜

灌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

餉道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張晏曰主右方之馬左亦如之擊

破柘公王武軍於燕西徐廣曰柘屬陳案武柘縣令也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樓煩縣名其人善騎射故以名射士為樓煩取其美連尹一人案左傳莫敖連尹宮廢尹是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

稱未必樓煩人也張晏曰樓煩胡國名連尹一人案左傳莫敖連尹宮廢尹是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

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以騎渡河南送漢王到雒陽使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為御

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以御史大夫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華毋傷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菑得齊守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嬴博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嬴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所將卒斬吸東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於高密留縣令稱公旋其名高密縣名在北海漢書作假密假密地名不知所在未知孰是耳卒斬龍且龍且將卒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爲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身虜騎將一人攻博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僅取慮徐徐取音秋慮音閩取又音趣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從下相以東南盡降城邑乃至廣陵皆平定也項羽使項聲薛公郟公復定淮北嬰渡淮北擊破項聲郟公下邳下邳音東海縣斬薛公下下邳擊破楚騎於平陽平陽志太山有東平陽縣南平陽縣城今兗州鄒縣也在兗州東南六十二里按鄒縣去徐州滕縣界四十餘里也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降留薛沛鄒蕭相攻苦譙苦音戶復得亞將周蘭與漢王會頰鄉頰鄉音徐廣曰苦縣有音以之反從擊項籍軍於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騎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受詔將軍騎別追項籍至東城東城縣在濼州定遠縣東南十五里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歷陽卽今州城是也渡江破吳郡長吳下如淳曰雄長之長也下有郡守此長卽令也卽吳郡守也破吳郡長兵於吳城下而得吳郡守身也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立爲皇帝賜益嬰

邑三千戶。其秋，以車騎將軍從擊破燕王臧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穎陰二千五百戶，號曰穎陰侯。以車騎將軍從擊反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受詔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相，破胡騎於武泉北。服虔曰：武泉，北一百二十里。復從擊韓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曰：胡名也。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砮石。服虔曰：砮音沙。至平城，爲胡所圍，從還軍東垣，從擊陳豨，受詔別攻豨丞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文穎曰：特一之特也。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服虔曰：安喜縣是曲陽，定州曲陽縣是安平，定州安平縣。攻下東垣，黥布反，以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軍，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誅。案漢書作肥銖。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穎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國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帝崩，嬰以列侯事孝惠帝及呂太后。太后崩，呂祿等以趙王自置爲將軍，軍長安，爲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西，且入誅不當爲王者。上將軍呂祿等聞之，乃遣嬰爲大將，將軍往擊之。嬰行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以誅呂氏事。方鳳反。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亦罷兵。自滎陽歸，與絳侯陳平共立代王爲孝文皇帝，孝文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黃金千斤，拜爲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就國。嬰爲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郡，令丞相嬰將騎八萬。



五千往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乃罷嬰之兵。後歲餘。嬰以丞相卒。諡曰懿侯。子平侯阿代侯。二十八年卒。子彊代侯。十二年。彊有罪。絕二歲。元光三年。天子封灌嬰孫賢爲臨汝侯。續灌氏後。八歲。坐行賂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爲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案他廣。樊噲之史公序蕭曹樊滕之功。委具則從他廣而得其事故備也。

索隱述贊曰。聖賢影響。雲蒸龍變。屠狗販繒。攻城野戰。扶義西上。受封南面。酈况竇交。舞陽內援。滕灌更王。突葉繁衍。

### 考證

樊鄴滕灌列傳。從攻圍東郡。守尉於成武。○凌稚隆曰。按漢書從攻圍。注。圍地名。

以待大王正義。時羽未爲王。史追書。○臣照按此等稱。謂非追書也。直是當時尊奉之辭。觀亞夫謂項莊。君王爲人不忍。可見時羽雖未爲王。然已擅命立雍王矣。稱以大王。若固有之耳。

擊章平軍好時正義。章平卽章邯子也。○臣照按高祖紀。明云。雍王弟章平。正義何所據。而以爲邯子也。疑弟字之誤。

從擊秦車騎壤東。○凌稚隆曰。一本車作軍。

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功臣表作五千戶。漢表同。

蘇駟軍於泥陽。索隱：北地縣名。駟者龍馬也。○楊慎丹鉛總錄曰：駟從馬從旦，音亶，無龍馬之訓。

更食曲周五千一百戶。○功臣表云四千八百戶。漢表同。

趙王自殺除國。○徐孚遠曰：趙除國於酈，寄傳無涉。蓋刪截舊文未淨者。

寄欲取平原君爲夫人。○孝武帝卽位，始尊皇太后，母臧兒爲平原君。此乃追書之。

子康侯遂成立。○功臣表無成字。漢表有之。

子懷侯世宗立。○功臣表無世字。漢表有之。

子侯終根立爲太常，坐法國除。○功臣表云坐祝詛誅國除。漢表云：嗣二十九年，後二年，祝詛上，要斬。

後獄覆，索隱案：韋昭曰：高帝自言不傷嬰，嬰證之，是獄辭翻覆也。○陳沂曰：證之已證其不傷矣，後又有翻覆，故嬰坐繫且受掠也。

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張晏曰：胡陵平所止縣，何嘗給之，故與降也。○楊慎曰：降降之也，嬰與何或用兵，或招降之也。張說非是。

面雍樹。○余有丁曰：按楊慎云：服說是，愚謂依此，則不應下文纔說欲斬嬰者十餘，疑蘇說近之。蓋

初載徐行。雍抱之。乃疾馳也。

賜所奪邑五百戶。漢書音義曰。時有罪過奪邑者以賜之。○劉辰翁曰。賜所奪邑。恐是嬰以他故奪邑。至是復賜之耳。漢書註亦有是說。

子侯頗尙平陽公主。○臣照按傳與表敍頗尙主年歲不明。不知此平陽主何人也。若卽是武帝姊。則曹壽之前。不聞先有所適。而元光二年戊申。曹壽未死。元鼎二年丙寅以前。主歸衛氏。且十年。青又未死。不應復有他適。衛青傳正義引漢書云。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乃詔青尙平陽公主。則曹衛之間。更無其人。武帝時又不聞有兩平陽公主。

坐行賕。有罪國除。○漢表元朔五年。坐子傷人。首匿。免千戶。

### 卷九十六

####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

案縣名。屬陳留。鄭州陽武縣也。好書律歷。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謂如淳曰。方版也。謂書事在版上者也。秦以

上置柱下史。蒼爲御史主其事。或曰。四方文書。周秦皆有柱下史。謂御史也。所掌及侍立。恆在殿柱之下。故老聘爲周柱下史。今蒼在秦代。亦居斯職。方書者。方板。謂小事書於板也。或曰。主四方文書也。姚氏以爲。下云。明習天下圖書計籍。主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坐法當斬。解衣郡上計。則方爲四方文書者是也。

伏質云質鏈也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從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

立為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乃以張蒼為常山守從淮陰侯擊趙蒼得

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為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為趙相相趙王耳耳卒相趙王敖復徙相代王燕王臧

荼反高祖往擊之蒼以代相從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為計相文類

計相曰一月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計相同時所卒立非久施也謂改計相之名更名主計也此蓋權

時立號也是時蕭何為相國而張蒼乃自秦時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蒼又善用算律歷故令蒼以列

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亡漢立皇子長為淮南王而張蒼相之十四年遷為御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苛秦時皆為泗水卒史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周昌周苛自卒史

從沛公沛公以周昌為職志徐廣曰主旗幟之屬官名也職主周苛為客張晏曰為幟從

入關破秦沛公立為漢王以周苛為御史大夫周昌為中尉漢王四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遁出去而

使周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令周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項羽怒亨周苛徐廣曰四

年三於是乃拜周昌為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以六年中與蕭曹等俱封封周昌為汾陰侯周苛子周

成以父死事封為高景侯徐廣曰九年封三十九昌為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

燕時入奏事案漢書音義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

陛下卽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周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爲太子。大臣固爭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卽止。而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知其不可。語故重言期期也。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既罷。呂后側耳於東廂聽。東堂也。皆號曰箱。言似箱體之形。見周昌爲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鉅依反。是後戚姬子如意爲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卽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年少。爲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其號。孟康曰。方與縣名。公謂御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才也。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周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古用簡以刀削之。故號曰刀筆吏。何能至是乎。居頃之。趙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之所以然。趙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爲不樂。非爲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卻邪。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謂不知其計所出也。堯曰。陛下獨宜爲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有堅忍質直。且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乃召周昌謂曰。吾欲固煩公。公彊爲我相。趙王。桓譚世論云。使周女爲妃。令戚夫人善事呂后。則如意無難也。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諸侯王表有左官之律。章昭以爲左猶下也。蔡不得下仕於諸王也。然地道尊右。右貴左賤。故謂貶秩爲左遷。他皆此類。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彊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爲趙相。旣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爲御史大夫者。

孰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趙堯為御史大夫徐廣曰十年也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為江邑侯徐廣曰十一年封高祖崩呂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周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周昌固

為不遣趙王於是高后患之乃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謁高后高后怒而罵周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何昌既徵高后使使召趙王趙王果來至長安月餘飲藥而死周昌因謝病不朝見三歲而

死徐廣曰諡悼也漢書列傳及表咸言周昌諡悼章昭云或諡惠非也後五歲高后聞御史大夫江邑侯趙堯高祖時定趙王如意之畫乃抵堯罪徐廣曰呂以廣阿侯任敖為御史大夫

任敖者故沛獄吏高祖嘗辟吏音避吏繫呂后遇之不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起敖以客從為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為漢王東擊項籍敖遷為上黨守陳豨反時敖堅守封為廣阿侯

食千八百戶高后時為御史大夫三歲免徐廣曰文帝二年任敖卒諡懿侯魯孫越人元鼎二年為太常坐酒醜國除案漢書任敖孝文元年薨徐誤也徐氏據漢書為記而誤云二年裴駮又引任安書證為得其實按史記書表云孝文二年卒漢表又云封十九年卒計高祖十一年封到文帝二年則十九年矣而漢書誤裴氏不考乃云徐誤何其武過也

以平陽侯曹窋為御史大夫高后崩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免以淮南相張蒼為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代王為孝文皇帝四年丞相灌嬰卒張蒼為丞相自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會天下初定將相公卿

皆軍吏張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歷文穎曰緒尋也或曰緒業也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為歲首

弗革推五德之運以為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姚察云著是秦人猶用推五勝吹律調樂入之音

之法以周赤烏為火漢勝火以水也

吹律調樂入之音

吹律調樂入之音

吹律調樂入之音

吹律調樂入之音

聲及以比定律令。謂如淳曰比謂五音清濁各有所比也。以定十二月律之法。令於樂官使長行。

工天下作程品。謂如淳曰若順也。百工為器物皆有尺寸斤兩皆使。至於為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得宜此之謂順。晉灼曰若預及之辭。晉灼說為得。至陰陽律歷事。張蒼德王陵王陵者。

歷者本之張蒼。蒼本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善律歷。案漢書曰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歷事。

安國侯也。及蒼貴常父事王陵。陵死後蒼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為丞相十餘

年。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漢土德時其符有黃龍當見。詔下其議。張蒼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

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為博士。草土德之歷。制度更元年。張丞相由此自絀。謝病稱老。蒼任人為中候。

張晏曰所選保任者也。噴曰中候官名。大為姦利。上以讓蒼。蒼遂病免。蒼為丞相十五歲而免。孝景前五年蒼卒。諡為文

侯。子康代侯。八年卒。子類。徐廣曰一作願音噴。代為侯。八年坐臨諸侯喪後就位不敬。國除。案漢書云。傳子

此文康代八年卒。子願代侯。初張蒼父長不滿五尺。及生蒼。蒼長八尺餘。為侯丞相。蒼子復長。漢書云。長

八尺。及孫類。長六尺餘。坐法失侯。蒼之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

蒼年百有餘歲而卒。

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蹶張。徐廣曰。勇健有材力。開張。駟案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脚踢強弩。

蹶張士。張士。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士。孟康云。言張強弩。蹶其月反。漢令曰。百人也。從高帝擊項籍。遷為隊率。類反。所從擊黥布軍。為都尉。孝惠時為淮陽守。孝文帝元年舉故吏士

二千石。從高皇帝者。悉以為關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而申屠嘉食邑五百戶。張蒼已為丞相。嘉遷為御史

大夫張蒼免相。後二年八月。徐廣曰：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竇廣國爲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廣國賢有行，故

欲相之，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餘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爲丞相。因故邑封爲故安

侯。中東南隅，故城是也。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賞賜累巨萬。文帝嘗

燕飲通家，其寵如是。是時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禮。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臣，則富貴

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爲檄召鄧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

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爲禮。責曰：

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吏曰：今便行斬之。通頓首，首盡

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爲文帝泣曰：

丞相幾殺臣。嘉爲丞相五歲，孝文帝崩，孝景帝卽位。二年，鼂錯爲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

以譴罰侵削諸侯，而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爲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

廟塹垣。塹，服虔曰：官外垣也。如淳曰：塹音畏，塹之嘉聞之，欲因此以法錯。擅穿宗廟垣爲門，奏請誅錯。

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景帝。帝首露自歸。至朝，丞相奏請誅內史錯。景帝曰：錯所穿非真廟垣，

乃外塹垣，故他官居其中。元官謂散官。且又我使爲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先請

之，爲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諡爲節侯。子共侯蔑代。三年卒。子侯去病代。三十一年卒。本無此去病，而



云共侯茂三十三年。子侯夷代。六歲坐爲九江太守受故官送。有罪國除。自申屠嘉死之後。景帝時開封

侯陶青。桃侯劉舍爲丞相。徐廣曰陶青高祖功臣陶舍之子也。諡夷。劉舍及今上時。柏至侯許昌。

徐廣曰高祖功臣平棘侯薛澤。徐廣曰高祖功臣薛澤。武彊侯莊青翟。徐廣曰高祖功臣莊不識之孫。高陵侯趙

許溫之孫。諡哀侯。平棘侯薛澤。徐廣曰高祖功臣薛澤。武彊侯莊青翟。徐廣曰高祖功臣莊不識之孫。高陵侯趙

周楚。王戊太傅諫爭而死。爲丞相皆以列侯繼嗣。妮妮。徐廣曰妮音七角反。一作斷。一作躡。反義如尙書斷斷猗無他技。廉謹爲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

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歷爲漢名相而絀賈生公孫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顛頊歷何哉

張晏曰不考經與專用顛頊歷何哉。周昌木彊人也。強如木石焉。任教以舊德用。張晏曰謂申屠嘉可謂剛毅守

節矣。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孝武時丞相多甚不記莫錄其行起居狀略且紀征和以來有車丞相長陵人也。駟案名千秋。卒而有韋

丞相代。自車千秋以下皆褚先生等所記然丞相傳都省略漢書則備。

韋丞相賢者魯人也。以讀書術爲吏。至大鴻臚。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工相之。至第二

子其名玄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韋丞相言曰我卽爲丞相。有長子是安從得之。後竟爲丞相。病死。而

長子有罪論不得嗣。而立玄成。玄成時佯狂不肯立。竟立之。有讓國之名。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

一級爲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韋丞相卒。有魏丞相代。

史記 十六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七十一

魏丞相相者。濟陰人也。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武。皆令諸吏帶劍。帶劍前奏事。或有不帶劍者。當入奏事。至乃借劍而敢入奏事。其時京兆尹趙君名廣漢。丞相奏以免罪。使人執魏丞相。欲求脫罪。而不聽。復使人脅恐魏丞相。以夫人賊殺侍婢事。而私獨奏請驗之。發吏卒。至丞相舍。捕奴婢笞擊問之。實不以兵刃殺也。而丞相司直繁君音婆。奏京兆尹趙君。迫脅丞相。誣以夫人賊殺婢。發吏卒圍捕丞相舍。不道。又得擅屏騎士事。趙京兆坐要斬。又有使掾陳平等。劾中尙書。疑以獨擅劫事而坐之。大不敬。長史以下皆坐死。或下蠶室。而魏丞相竟以丞相病死。子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爲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魏丞相卒。以御史大夫邴吉代。

邴丞相吉者。魯國人也。以讀書好法令。至御史大夫。孝宣帝時。以有舊故。封爲列侯。而因爲丞相。明於事。有大智。後世稱之。以丞相病死。子顯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失列侯。得食故國邑。顯爲吏。至太僕。坐官耗亂。身及子男有姦賊。免爲庶人。邴丞相卒。黃丞相代。長安中有善相工田文者。與章丞相魏丞相邴丞相微賤時。會於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者。皆丞相也。其後三人竟更相代爲丞相。何見之明也。

黃丞相霸者。淮陽人也。以讀書爲吏。至潁川太守。治潁川。以禮義條教喻告化之。犯法者風曉。令自殺。化大行。名聲聞。孝宣帝下制曰。潁川太守霸。以宣布詔令治民。道不捨遺。男女異路。獄中無重囚。賜爵

關內侯黃金百斤。徵爲京兆尹，而至丞相。復以禮義爲治，以丞相病死。子嗣後爲列侯。黃丞相卒，以御史大夫于定國代。于丞相已有廷尉傳。在張廷尉語中。于丞相去。御史大夫韋玄成代。

韋丞相玄成者，卽前韋丞相子也。代父後，失列侯。其人少時好讀書，明於詩論語，爲吏至衛尉，徙爲太子太傅。御史大夫薛君免。

案名廣德也。

爲御史大夫。于丞相乞骸骨免，而爲丞相。因封故邑爲扶陽侯。數

年病死。孝元帝親臨喪，賜賞甚厚。子嗣後，其治容容，隨世俗浮沉，而見謂諂巧。而相工本謂之當爲侯。

代父而後失之，復自游宦而起。至丞相，父子俱爲丞相。世間美之，豈不命哉！相工其先知之。韋丞相卒。

御史大夫匡衡代。

丞相匡衡者，東海人也。好讀書，從博士受詩。家貧，衡傭作以給食飲。才下，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

其經以不中科，故明習。補平原文學卒史。數年，郡不尊敬御史，徵之以補百石屬。薦爲郎而補博士。拜

爲太子少傅，而事孝元帝。孝元好詩，而遷爲光祿勳，居殿中，爲師授教左右，而縣官坐其旁聽。甚善之。

日以尊貴。御史大夫鄭弘坐事免，而匡君爲御史大夫。歲餘，韋丞相死，匡君代爲丞相，封樂安侯。以十

年之間，不出長安城門，而至丞相。豈非遇時而命也哉！深惟士之游宦，所以至封侯者，徵甚。

徐廣曰：徵一作

徵。然多至御史大夫卽去者，諸爲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相物故也。案高堂隆答魏朝訪曰：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或乃陰私相毀害欲代之。然守之日久不得，或爲之日少而得之。至于封侯，真命也。夫御史大

夫鄭君守之數年不得。匡君居之未滿歲。而韋丞相死。卽代之矣。豈可以智巧得哉。多有賢聖之才。困

厄不得者衆甚也。案此論匡衡已來事。則後人所述也。或亦稱太史公其序述淺陋。一何誣也。

案隱述贊曰。張蒼主計天下作程。孫臣始繼。秦曆尙行。御史亞相。相闕阿衡。申屬面折。周子廷爭。其他麗窺。無所發明。

考證

張丞相列傳。封爲高景侯。集解。徐廣曰。九年封。○九。監本作元。臣照按。以長歷考之。高祖元年至文帝後元四年。中間不止三十九年。且高祖元年。尙是沛公。周苛固未死。其誤必也。依長歷計之。一本作九年者。是今從之。

謂御大夫周昌曰。○臣照按。御大夫。明脫史字。各本皆同。今仍之。

高后崩。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免。○歸有光曰。漢書云。高后崩。與大臣共誅諸呂。後坐事免。考呂后紀。漢書爲是。

張蒼爲計相。時緒正律歷。○楊慎曰。時字連計。相讀爲是。故後言至於爲丞相卒就之。

子侯去病代三十一卒。徐廣曰。一本無此去病。而云共侯蔑三十三年。子臾改封靖安侯。○臣照按。徐廣所云。蓋據年表。然漢表作侯共嗣二十二年。與徐又異。

復使人脅恐魏丞相。以夫人賊殺侍婢事。○趙廣漢傳云。使中郎趙奉壽。

而丞相司直繁君。○趙廣漢傳。司直蕭望之也。繁君名延壽。見望之傳。時丙吉爲丞相。褚先生誤。于丞相已有廷尉傳在張廷尉語中。○張廷尉傳。並無于廷尉語。

卷九十七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酈生食其者。歷異。陳留高陽人也。書舊傳云。食其。圍高陽鄉人。酈陳留風俗傳云。高陽在雍丘西南。括地志云。圍城在汴州雍丘縣西南。食其墓在雍西南二十八里。蓋謂此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爲衣食業。應劭曰。落魄。志行衰惡之貌也。晉灼曰。落魄。託義同。案鄭氏爲里監門吏。謂顏闕曰。夫監門閭里士之賤也。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及陳勝云。魄音薄。爲里監門吏。謂顏闕曰。夫監門閭里士之賤也。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略也。狗。過高陽者數十人。酈生問其將。皆握齧。劭云。齧音若促。鄒氏音鹿角反。韋昭云。握齧。好苛禮。案苛亦作荷。賈逵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乃深自藏匿。後聞沛公將兵略地陳小節也。好苛禮。云苛煩也。小顏云。細也。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乃深自藏匿。後聞沛公將兵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蘇林皆云。沛公騎士適是食其里中人。案言適近作騎士也。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騎士歸。酈生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爲我先。作紹介也。酈爲于僞反。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反亦如字。溲卽溺義也。與人言

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弟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誠者。沛公至高陽傳舍。徐廣曰：二世三年二月。

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案樂彥云：倨牀曰倨。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

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案豎者：僮僕之稱。沛公輕之。以比奴豎。故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

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

輟洗。起攝衣。攝猶言斂著也。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

曰：足下起糾合之衆。案一作烏合。一作瓦合。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

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如淳曰：四面中央凡五達也。瓚曰：四通五達言無險阻也。今其城又多積粟。臣善其令。陳留縣令相善也。

請得使之令下足下。謂降之也。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

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爲廣野君。酈生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酈生常爲說客。馳使諸

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音朔。數則分兵救之。

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皐。計欲捐成皐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

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爲天。而民人以食爲天。管子云：王者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能知天之天者。斯可矣。

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廩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皐。

適音直。革反。案通俗文云：罰罪云云。即所謂贖戍也。又音陟。革反。卒音租。忽反。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其便。言不取

敖倉之粟是漢自奪其便利也。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案謂女工是工。巧也。漢書作紅音工。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州滎陽縣四十里。石門之東。北臨汴水。南帶三皇山。塞成臯之險。即汜。杜大行之道。韋昭曰。在河內野王北。距蜚狐之口。秦始皇時置倉於敖山上。故名敖倉。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劾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下。諸田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迺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案方船謂並舟也。戰國策云。方船積粟循江而下也。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爲人刻印。刑而不能授。孟康曰。刑斷無復廉。玩惜侯印。不能以封於人也。刑音五。官反。案郭象注。莊子云。立法而刑斷無圭角。漢書作玩。言玩惜不忍授人。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

莫爲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音爰。探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音謂。北魏謂魏豹。豹在河北。故也。此蚩尤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爲然。迺聽酈生。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酈生日縱酒。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迺夜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酈生賣已。迺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亨汝。酈生曰。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爲若更言。齊王遂烹酈生。引兵東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列侯功臣。思酈食其。酈食其子酈疥。數將兵。功未當侯。上以其父故。封疥爲高梁侯。後更食武遂。嗣三世。音界。地理志。武遂。字遂。行。元狩元年中。武遂侯平。除而漢書云。更食武陽。子遂嗣。恐漢書誤也。坐詐詔衡山王取百斤金。當棄市。病死。國除也。

陸賈者。楚人也。音案。陳留風俗傳云。陸氏春秋時。陸渾國之後。晉侯伐之。故陸渾子奔楚。賈其後。以客

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音趙。尉他爲

尉他。他音馳。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爲南越王。陸生至。尉他魑結。音直。服虔曰。魑音椎。今兵士椎頭結。魑音

被髮左衽。今他同其風俗。但魑其髮而結之也。箕倨見陸生。陸生因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



墳墓在真定。趙地也。本名東垣屬常山。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抗衡，案崔浩云：抗對也。衡，車輻。

上橫木，抗衡，言兩衡相對拒率，不相避下也。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桀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

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

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迺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

聞之，掘燒王先人家，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他迺蹶然

起坐。蘇林音厥，禮記子夏：蹶然而起，掉蒼云蹶起也。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

陸生曰：王似賢。復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

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輦，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

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王何迺比於漢？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

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駢案：渠音詎。漢書作邈字。迺大說陸生，留與飲數月。曰：越

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囊中裝直千金。張晏曰：珠玉之寶也。裝，裹也。又案：詩

傳：大曰囊，小曰囊，埤蒼云：有底曰囊，無底曰囊，謂以寶物裝裹以入囊也。他送亦千金。蘇林曰：非囊中物，故曰他送也。陸生卒拜尉，他為越王，令稱臣奉

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為太中大夫。陸生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

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

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案：趙氏秦姓也。案：章昭云：秦伯繁後與趙鄉

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憚而有慙色，迺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

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迺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

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七錄云：新語二卷，陸賈撰也。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生自

度不能爭之，迺病免家居，以好時田地善。雍州縣也。時音止。可以家焉。有五男，迺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

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

子曰：與汝約。徐廣曰：汝一作公。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

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率音律，過音戈。數見不鮮，音朔，現數見，謂時時來見汝也。不鮮，言必

鮮如淳云：無久恩公為也。買自謂也。言汝諸子無久厭患公也。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

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己，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案：漢書音直入坐，而陳丞相

方深念，不時見陸生。深念，深思之也。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案：孟康曰：揣，度也。陸生曰：足

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案：陳平傳：食戶五千，以曲逆秦。時有三萬戶，恐復業至此，故稱也。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

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士務附，徐廣

曰務一。天下雖有變，卽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作豫。

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爲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迺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迺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爲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盛。案漢書音義曰：言狼籍甚盛。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孝文帝卽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陸生爲太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語在南越語中。陸生竟以壽終。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爲淮南王黥布相，有鼻去，後復事黥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平原君止之，布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梁父侯史失名，如淳注漢書云：遂布臣，非也。臣瓚曰：布不用梁父侯計，遂反耳。其說是也。漢已誅布，聞平原君諫，不與謀。

與音預。得不誅，語在黥布語中。列傳無此語。平原君爲人辯，有口，刻廉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

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原君母死，陸生素與平原君

善，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案劉氏云：謂欲葬時，須啓發殯宮，故云發喪也。方假貸服具，陸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

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乎。陸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

不知君，以其母故。張晏曰：相知當同恤災危，母在故義不知。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爲君死矣。

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祝。說文祝，贈終服也。謹音式芮反，亦音遂。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祝，凡五百金。

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見平原君。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迺求見孝惠。幸臣閔籍孺。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何不肉袒爲辟陽侯言於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驢。兩主共幸君。君貴富益倍矣。於是閔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平原君。平原君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爲倍己。大怒。及其成功出之。迺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案如淳曰。辟陽侯與諸呂相親信也。爲罪宜誅者至深。如淳之說非也。案小顏云。直言辟陽侯與諸呂相知。情義至深。重得其理也。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諸呂故。文帝聞其客平原君。爲計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平原君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爲。平原君曰。我死禍絕。不及而身矣。遂自剄。孝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意殺之。迺召其子拜爲中大夫。案下文所謂使匈奴。單于無禮。迺罵單于。遂死匈奴中。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討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案徐廣曰。側注冠一名高山冠。齊王所服。以賜謁者。沛公曰。爲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

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案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

徐廣

曰一本言而公高陽酒徒。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走復

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據雪足杖矛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興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爲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迺延而坐之。問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者。天下之據衝也。兵之會地也。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堅。臣素善其令。願爲足下說之。不聽。臣請爲足下殺之。而下陳留。足下將陳留之衆。據陳留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已成。足下橫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命矣。於是酈生迺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爲無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爲亡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爲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臥。夜半時。斬陳留令首。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頭已斷矣。今後下者必先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項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間。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適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弟。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索隱述贊曰。廣野大度始官側注。題門長揖。深器重遇。說齊歷下。趨鼎何懼。陸賈使越。尉他僭怖。相說國安。書成主悟。

考證

酈生陸賈列傳。何渠不若漢。索隱。漢書作遽字。小顏以爲有何迫促而不如漢也。○董份曰。渠字卽如漢書作遽字。遽與遂通。言何遂不如漢耳。

布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索隱。梁父侯。史失名。如淳注。漢書云。遂布臣非也。臣瓚曰。布不用梁父侯計。遂反耳。其說是也。○徐孚遠曰。瓚說與本文正相反也。常依傳說。梁父侯導黥布反耳。臣照按。瓚說非與本文相反。乃傳寫之訛。多一不字耳。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茅坤曰。當入前酈生傳。而今乃以復出附平原君傳後。蓋太史公初本世所傳酈生書。由高帝距羽於鞏洛之間。而以衣儒衣見。及與平原君之子善。乃得酈生本由高帝過高陽時見云云。遂草次如此。蓋其未定稿也。誤見於此耳。臣照按。史記事兩見而小異者甚多。蓋史家法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不臆斷也。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此其遺意歟。

